

藏

密

齋

集

藏密齋集卷之十五

嘉善魏大中孔時著

書牘二

答王述文

每大疏至卽無不舉弟之所欲言與其所不能  
言者而一一暢之弟之所以不禁其心傾而微  
亦竊以自幸也久不敢以書通緣窺伺者密不  
敢以叢忌之人貽累賢者非敢自外也風節凌  
遲廉耻道喪霸心邪說真結黨連難据高位而

不欲以進退聽之言路實當事者陰留此輩爲射的甚其穢以自表異又借言官之口以市恩於小人顧無論窮究備醜者不可與事 君卽憤憤者亦何能爲故目前求一稍能省事稍能處事者又不得不曰是公狡斯極矣志士所以仰屋而竊嘆也妖人不但暮載定定有流賊之禍中原塗炭矣東事決裂至于今日匪係無兵匪係無食專爲親上死長之義不明根本旣撥所以緩則苟且泄忽無所事事急則經撫道將

士卒胥而爲逆而僉夫小人尚疾首于根本之  
議蕭牆之賊不討何以寢淮南之謀志士所以  
仰天而椎心也淡宮太內無一屬毛離裏之親  
權尊情邳獨有二宮而婦寺相倚夤緣爲奸雖  
微密之地難以意窺而法其家之紀綱則情惜  
而事灼矣明春計典消長關頭而吏垣之長未  
有着落臺中主計欲以望之閩中之間氣恐不  
可得之數也新咨正人難以指肩獨各以其意  
發摠于指目之邪人而貶邪人而使之合要之

尊教所指二克南中亦不可無公疏叅之二克  
去而內外之勾連絕事猶可爲也計九月而後  
一羣邪人必翻天覆地以圖亂明春之計典者  
無所不至惟年兄與同志圖之

壬戌七月初二日

答汪石蓮

江西按院

觀東土之焦頭爛額於妖人而未有濟也台臺  
之所造於西江者何如矣天下事定計于鮮應  
變于卒翦於其萌不於其著舉若台臺之所以  
造西江也山以東安得有伏尸流血之慘耶斬

木揭竿皆吾赤子每披捷報實涕痛心况乎業  
已梗漕而可引以自幸歟捧讀台諭何以尚厯  
於餘風之未殄也此風流演若艸遇春徧地而  
是芟夷蘊崇必不可幾何則誅之不可勝誅也  
若曹舉事百有餘敗然潰爲流賊所傷實多瘠  
民逋賦悍宗生心何以綏戢安全俾無偶語者  
卽瓜期在邇知不以遺後人也

壬戌七月初三日

答潘潤寰

卽弟自諗以其推鄙艸野之習而追隨步趨正

如以麋鹿而與於冠裳之會所不嗤笑而却走者幾希矣荷台臺不我鄙夷自使署之周旋以迄今如一日也羣謠衆詠中徃來過從亦尚有不與俗而同波者焉弟謂此衷獨可自信耳而不盡見疑於長者弟逾有以自信也畿南重地多事以來累首被之邇妖賊從中而起患在腹心亦在咽喉接壤之地如艸遇春隨在而是非必如流賊潰敗四出而後及于患也繡斧雷行知所以剪於方芽修其久墜貽畿輔於安瀾焦

頭爛額之時得曲突徙薪之妙所全非謏謏矣  
壬戌七月廿四日

答吳北陽

淮揚巡按

徐泗淮邳故所稱椎埋屠狗習爲冗姦之藪而  
鹽竈更予之盜資募兵之舉本欲借若輩爲利  
而陰弭其害而若輩鮮衣怒舟厚酒肥肉以自  
養不就募就募者獨其行乞無家不能自聊者  
耳則固未始收其利而所謂害者隱隱隆隆自  
若也况襟帶南北陵京要區四百萬漕艘仰此



衣帶水以養京邊而白蓮之賊忽起于曹鄆鄒  
滕之間在心腹亦在咽喉矣且若輩如艸及春  
隨地而是晉雜燕剗寔煩有徒徐淮而南更亟  
矣誅之不勝誅所幸繡衣使者稱一時名碩計  
必有潛消其不軌而立奠於安瀾者卽朝宁間  
以資望重台臺旦一夕內召倚如左右手然鉅公  
作用自異常等萬世之功不出旦夕間也

壬戌

八月初八日

客吳生

志當其窮時易泮學當其窮時易績變當其窮時易盡毋以汲汲功名分其時日也拳拳

壬戌

八月廿日

答周衡臺

不肖忍死千鋒萬鏑中以需老掌科惠老掌科之來俱又拂衣去矣而不肖仍鬱鬱滯此面目可愧世界正如暴風盲雨皎皎月疎星剎那變換喜愕難定既屬難定卽星月皎皎且虞倚伏况靈雨其常耶二十年來蘭心薰氣屈指三西邇

且有舊窠正人之籍者上場黑白不分之大老  
下焚脚跟未定之新咨捲大江而西以奉邪狐  
於壇坫之上以鬪其捷以爲一身之三台八座  
計而靡不墮其雲霧中握別而後遵此新局百  
苦千愁莫可告語畢竟以戶垣置韓老掌科而  
益老掌科使不得驟遷此正天意並畱碩果以  
永茲一綫之脈未敢謂當事者之意不佳也何  
如何如篲谷以請急行不肖且需次封差矣長  
林之下惟翹聽履音之入朝耳樞相復出行邊

社稷之幸中急置樞外急置撫歸闕之期不於  
賊滅斯其意何如耶 壬戌八月二十日

答黃白安

共處一城中日碌碌馬後塵無片晷之隙一與  
上下千古此意何窮所教正德初年事非兄臺  
苦心大用不及此顧其局微有異正德初 武  
廟微有佚志焉 今上聖明也正德初奄人具  
有智勇焉今外廷自以太阿倒奉之彼未知所  
以自奉也顧其不可急持而當以靜正兄臺之

見遠矣合外內之道也似葉之身更逢搖落長  
林豐艸責其食言者久之一肩擔荷惟盼兄臺  
硬脊梁耳 壬戌八月廿一日

答李懋明。

徃辱瑤函收之臭味不肖亦不揣愚陋輒布腹  
心烽火中原道塗爲梗豈猶未入台覽耶人情  
之急河北也甚於急中朝人情之用台臺也遂  
不於中朝而於河北河北誠得人急河北者亦  
誠得策矣顧何必公忠之品盡舉而置之河北

耶於不得不用之中陰行其伎迺其行伎者實  
不盡出於彼中而在此中之人陰行其伎以媚  
彼中之人於是公忠之品思盡置之河北而我  
始得以據中要而我始得以提線索而我始得  
以脫故步而我始得以翻新局而我始得以善  
後來愚嘗謂鄙夫二字卽鄙夫聞之亦必不堪  
而患失二字雖賢士大夫容或不免其醜遂至  
于此乃台臺則惟知有河北而已矣台臺一意  
實做而慮其不得做與無可做夫惟不得做無

二ノ言片  
可做而實做乃以見台臺也一意實做亦何不  
得做無可做之與有出山之步不改山中景逸  
少虛數先生外不可多得景逸先生且優游遜  
思堅不可挽令人心服曩揭相証正以相成知  
台臺無芥蒂也 壬戌八月廿一日

答蘇石水。

撫院

方內多故種種皆敵鄉所有而父老子弟之在  
今日第竭髓以輸正供與其加派與勤織人而  
尚無虞于兵燹總不至潰敗不可收拾爲封疆

憂則台臺賜也蓋屢調之後至何賈岌岌矣台  
區脊脊且形見勢燭不可撲滅而旋戢之而渠  
魁卒授首而不漏自非然者其不釀爲變也亦  
幾希矣二東地在咽喉民皆赤子伏屍流血盈  
野盈城未有底止使蚤如台臺之治海寇縛其  
魁散其黨何至於是况覆載之下者固不知天  
地之高厚驚心慘目於數億萬之駢首鋒鏑玉  
石俱焚者而後戴台臺之賜之大也况望隆崇  
不能久借攀轅臥轍民實有心然星辰之耀在



帝左右盛德大業寢及海寓豈遺吾湖耶

壬戌

八月廿一日

與鹿軋嶽

諸葛武侯之出師也鞠躬盡瘁而付成敗利鈍於不敢知裴晉公之討蔡也曰賊滅則歸闕有期賊在則朝天無日邇經臣舉動未中竅會言官徵引掣肘之嫌未執其咎而閣樞毅然請易顧以身徃雖武侯晉公何以加焉顧中丞置樞外亟置撫而還朝期于歲終是又舉二公所不

敢期者而有其期也犁庭掃穴事未可知閣臣  
又必非漫然者山海去陵京不千里近不堪  
再跌矣全在付託得人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  
有幾斟酌去取仁兄得與其謀伏惟爲社稷慎  
重未得其人還朝之期稍緩時日弟猿朋鶴侶  
久已見疑需次得差便徹靈國手飯疏以沒齒  
矣

壬戌八月廿一日

答黃復初

平康之世用賢者常用之近多故之秋用賢者

常用之遠蜀黔之變一動而不可收拾惟向之  
置人者每在賢不賢之間也然則今日之遠用  
台臺者非爲不知台臺矣 壬戌八月廿二日

答張侗如 按院

聖王當陽而朝議紛紜四郊多壘鬱鬱居此旅  
進旅退旣不能片言居要以定國是亦復無寸  
長半策可效封疆者仰屋而嘆含愧欲死所幸  
天畀兩湖以安全之樂福星照臨陽春滿地雲  
穰禹沸百孔千瘡而父老婦孺子雖竭膏血以上

供猶不至如蜀黔燕齊之間爲塗爲鑿者之慘也似葉之身候逢搖落決計拂衣以與鄉之父老婦子共沐浴于膏澤也已矣

壬戌八月廿二日

答王心一

台臺冒迅霆以發禍本處密雲以供銷骨常杲日而破羣陰精誠之極金石爲開勞在廟社賑於千古不在處若輩之重不重若輩亦不以處之重不重能再消其議也如何如何

壬戌八月廿二日

答姚孟長

仁兄在卽不敢以世人欲殺之身盡仁兄之情  
爲仁兄累要于世道關樞處所必就仁兄而與  
謀仁兄無不底謀者弟今不碌碌爾則俛俛爾  
當其仰屋時抱膝時雖欲不一念及仁兄得耶  
吾儕論人論事箇箇樁樁須從廟社起念所謂  
點點滴滴雨落在學士眼裏也如布局而爭勝  
負局誠不無邪正其間實不能以寸何則謂其  
非第一義也况欲以瑕瑜不掩之人置之功罪  
易見之地一有蹉跌萬事同盡殆哉岌岌乎可

勝恨哉世既忘弟弟復無所避忘而稍同氣類者又好以弟意郢書燕說其間弟志之所以益孤而無可告語也孤必不能通天下之志孤必不能成天下之務歸計決矣歸計已決故不急爲歸計不急處正是決處也晤蓼洲兄爲致區

區 壬戌八月廿五日

與尹舜麟

積日抱病不時奉教缺缺可知東南織造垣中闕事聞年兄實圖利之甚幸甚幸本垣諸役利

開弊廣飽而將潰整頓釐革斯亦年兄之一時也  
也厥庫禁預支矣而更之曰截給與預支何以  
異吾慎于截給矣而前人所給而未完者不爲  
追比亦無大益于厥庫每一思及歎不可言然  
野人之芹何當于大烹

壬戌八月廿七日

答董誼臺

大司馬

清時多故邊之與腹所在蠢動而右臂晏然恃  
以無恐則以北門鎖鑰有萊公也在一隅則一  
隅靖在中樞則方內靖今亦奚以異於也先鄧

茂七葉宗流黃蕭養蠶起時安得不拊髀於今  
日之忠齋耶且晚大司馬奉太夫人入朝卽此  
便是洗甲舞干之象輿望如雲萬弗以將母論  
也不肖孤踪無侶惟心惟口自商自確以對

聖明而無裨補顧影慚忤顯聽車音奉教有目  
也  
壬戌九月初四日

答王洪崖

辟之嚴裝戒行者出京口遡長江拍瞿塘逆澗  
瀕而上則飭帆維省舵楫日諄諄長年三老之



耳而尚懼其有萬分一之不戒事過時往驚蒐  
悸鬼猶未有定焉若出京口越瓜埠則覘金焦  
特色候趁其波平如掌絕流而渡焉耳俄風起  
青蘋之末濤壯帆卷一時共載咸相愕眙而時  
風颯候者得其常然謂爲適遭坦懷不驚神色  
自若果且風息波平容與及岸舍舟而陸四顧  
安好登輿攬轡翱翔皇路矣事前不知事後相  
訊知無過求况以坦懷處之兩何芥蒂之有六  
月之息以徃皆臺下翱翔皇路時也

壬戌九月  
初五日

答房海客

當其並處都下不能時過從也別去但鬱鬱情  
事莫可告語卽仰而睇之天之南誠不自知其  
何以如此天道以人情爲端微觀今日人情微  
貴徹賤徹裏徹外徹隱徹顯靡不捨捨攘攘有  
悍然頑然之氣其在縉紳官愈多而愈無統紀  
官愈多而愈益玩弛官愈多而愈益翫競然其  
氣又皆垂盡之氣一息尚存半階片級而營營  
不舍一銖一粒而欣欣滿志紀綱蕩廢廉耻淪

斯誠有如台教累卵之懼者何則謂其本根盡  
撥也不然卽也先鄧茂七葉宗流黃蕭養輩盜  
起而爲難何損於社稷九牛之一毛虺蛇豺虎  
頃一旦失其所據斯亦天心之一轉顧其大勢  
辟如濃陰積暘電光偶掣未可便云開霽也又  
如舟子閣淺積日難捱而雷雨如注無從乞火  
擊石得星差足自喜乃濕薪煙漲悶于舟尾豈  
不困人且麒麟鳳凰真成希有而虺蛇豺虎生  
生無盡昔日之芳艸有化而爲蕭艾者若之何

其不痛心也禁近之地其漸不無可慮要其本質無有敢如二正之季之橫者其橫乃外之宵人教之祿升塗附其來有自河魁之柄操柄者好自倒授之以委之于內陰以行其伎而自遜其所不能耳斯則禁近之可慮者慮乃在外不在內也人不爲人所側目不爲人所屬目則塗人已耳聖人察言觀色稽之在家在邦以觀其達血心男子生世末流正當按夫側目我屬目我者之爲何如人以自考若終日下人而專以

求達卽是求聞其品不真且自古大聖大賢亦未見其能絕無一側目屬目之人也台丈之在今日不但徵達益以徵品矣新咨氣色善類爲多有異意者伏而未動消長之勢全在內計而死灰欲然從其門入者似欲爲之死恐目前便大掀翻不知如何究竟也

壬戌九月初五日

答謝可文

上饒令

不肖卽子彭長安蹴躡無伍要其聲氣應求徵有在千秋上下與夫四遠之可暨者况天台赤

城之間雙闕雲竦瓊臺中天山海之秀聿鍾偉  
人卽分東西瀾不猶在分藩四履之內乎而私  
心不之嚮徃也信濟且衛知臺下必不竭罷民  
飭厨傳以博過容依頃之歡何則碑在肥甘之  
口者必不如其在衣鶉食藿之心者之淡臺下  
必有以自信也

士成九月初六日

答趙華峯

趙潛

京邊仰漕糈爲命斷則今歲無粒遲亦來歲無  
舟而妖賊爲梗非必實被其毒就中乾沒者得

無緣賊而因以爲窟聞東土之亂土民之無賴者冒賊以行其姦利官兵不盡殺賊有殺居民以爲賊者漕艘銜尾而北保無無賴者睥睨其間官兵護行保不以禦寇者爲寇乎宜其厓台慮之周詳也近徹台臺之靈賊漸就平漕艘可以無虞矣社稷幸甚孰非台臺之勞乎

壬戌九

月初七日

答洪公子

欽舊德者數年于茲乃奉教未幾遂有殄瘁之

痛止如嶽峙動則雷奮每一念至錫我典刑可  
勝感念卹典具本 聖意中何勞之與有易名  
非尊公不足禿大典發謬時具有公心此不煩  
孝思也 壬戌九月十九日

答顧海揚

別後微有以劉封公之語聞而好事者描摸過  
實云頰肉盡醫命亦垂訖爲人子者蹙然不寧  
幾欲投劾以去時不肖在病面容排闥以其揭  
聞不肖謂事在數千里外顛末未易覈計翁亭



尚在駢牡間抵家之日亦必有以善處此者此不當輕發輕發恐有悔已而亦遂寂然頃水部過不肖而謝下拜述家報已至罪人亦已至官感翁臺誼甚高非不肖言幾於有迹居無何而尊介至復詳其所以所以曩者水部不以其愚不肖而過聽之今者復不揣其愚不肖而亦謂翁臺之云云當息也嚮附原揭於家書中夫亦誠家僮之當收拾照管聊舉以見側耳何繇聞之翁臺耶似葉之身候當搖蕩行時大疏當留

之吾鄉在都諸公想了此非難也

壬戌九月二十日

答支小白

不肖之在今世世人皆欲殺之而丈伯仲於文  
清忠介之間愧甚愧甚康令公游吉水先生之  
門吉水亟稱之必有以造吾邑也乃閉門掃軌  
自同寒蟬居鄉之道不肖有以自審矣至吾丈  
手才道異暗中摸索亦自可得又敢吝齒牙耶

壬戌九月二十日

答姚鳳山姑夫

不肖子處京邸衣破襪穿粥寒飯硬一二癡頑  
僮僕絕不照管其光景頗類姑夫之獨居所不  
及者乏來貴爲之左右耳兄弟卽貧不能養逾  
時越月必一問存喜慰何嘗俱有天性吾家子  
女不接笑語者兩年於茲矣姑夫所處勝不肖  
固遠甚也每早對鏡鬢髭有一二白者又時出  
而弔人之喪有長于我亦有少于我者如何不  
念歸耶今冬得歸道歲當沽酒一盞遠道盡譚  
耳

壬戌九月二十日

答顧冲宇。

岳母遂爾謝世徒以溺愛其子不得享人生一日之佚念之痛心死者已矣生者不可補也數米稱薪之家無一餘錢抵意外之事必不能成禮賴兩舅翁襄事耳丁大司空淡愜存問之真然未見有撫接會疏也

壬戌九月二十日

答嘉虞姪

館鄉間甚善一半是息閑光景也尊公解郡役甚高鳳梧泪而未出耶此身徒慍於羣小耳靡

絲毫裨

聖明有隙卽拂衣而南矣

壬戌九月二十日

答馮禮亭。河南撫院

粵大都孽芽於邊而腹處伏顧頭額支髀毛髮無不受輸委於五臟者而腹反以四應而窮中州所謂天下之腹也乃毛兵調於斯土兵經行於斯西以援蜀東復震齊北則移磁之竟上以爲聲勢以腹備邊腹遂不能自爲備斯中州今日之窮乎窮則變變則通夫固台臺之時也通故中州有以自備而併且四應而不窮然則台

臺之在今日不獨中州在其宇下其自京國遠  
海以迨楚蜀滇黔以暨齊魯之區靡非台臺之  
頭額支體與其毛髮而仰而受其翰委也咸托  
于大厦矣 壬戌九月廿二日

答徐云林。

調募之策原以誨亂况調之萬里而外而又非  
我族類乎弟嘗于役楚中弟徃所取道卽諸土  
司兵來道以是頗得其情形謂必不可調調且  
有變以故使者四出時嘗具疏言其不可而當

事漫焉置之。繇今以觀悔弟爭之不力而貽茲  
慘毒於蜀以及老年伯也。既敗日聞逆亡接踵  
郵忠愍難敢復後時。此恐不煩孝思矣。  
壬戌九

月廿三日

答李介石

寧夏燕院

夏故以花馬池一帶築牆畫守爲足以護堂奧  
也。而鐵柱梁家諸泉築堡以據水源者。欲令胡  
兒無飲馬之地。形勢利便。今得無異於昔所記  
乎。往瞭望直出賀蘭山外。西至鎮番。猶稱內地。

而虜今通道山前浸聞有議割賀蘭以餉虜者  
此必不然之說卽有之亦知其必無當於台臺  
也昨歲套虜入犯幾道是虞今當事者倚大賢  
爲長城榆林而西其涼以寒總在台臺指顧中  
矣

壬戌九月廿四日

答趙存孩

自童而習夫因者之必漸于可宗也君子于是  
共凜凜于作緣之戒顧年兄之緣天實作之人  
乎何尤迺以身爲壑者罔詬招訾而餘波以及



年兄婉變自將十年必字徐行按轡必達康莊  
榮進素定自不必疾行以取躓要其蓬首垢面  
或反以誨之風雨也

壬戌九月廿五

與霍顯用

南中事弟不能知而王述文李壽仲今所號爲  
賢者也舉而聽之兩賢打蛇得七寸矣

壬戌九

月廿七日

答高徑齋

薛晴嵐之命淮與其命掖也與膠比隣爾其治

行臺下所熟悉也長公未婚而天爲之母者翁亦同盡晴嵐又復客死遺孤未能成立家產貧天之禍廉吏也亦階矣廉吏安可爲也計其居與惠元老相去甚近臺下兩有公祖父母之誼必有越常格以卹其家者不肖自知其饒舌矣頃賈浮老以疏自白而銀臺弗與通不肖念此事關係匪細亦不當使斯世有懷意而不自之臣得其稿代爲發抄臺下以爲如何也

壬戌九

月廿七日

答張葆一

卽有渝城之復而在圍之日與下之之日殺人如麻玉石同盡又于女掠盡廬舍焚盡公私之積交盡則枵然荒墟耳而又有江門之敗遵義聞又復之而再失也逆氛未熄流移未復瘡痍未起榛莽未辟方外無千里而餽糧者此不得不徵之民間乃被劫之五十餘州縣無以應其未被劫者又原無可應也方蒿目爲巧婦慮發策而百不得一則儻然恃台臺在軍西南半壁

侍以無恐耳此日何日而以故人珠鞋之不繼  
爲台臺憂感倍恒等愧倍恒等

壬戌九月廿九日

答鄒南翁

先生欲以其渾渾噩噩者返斯世之雕琢而世  
弗容也少墟先生欲以其切切惺惺者醒斯世  
之狂惑而世弗容也文文起以言事謫景逸先  
生亦不俟終日矣獨不肖承乏桐封面目自憎  
抱此一腔熱血以歸理殘編讀先生之書與教  
愛所諄諄者冀少有得以瞋目耳抑不肖獨謂

朝端之是非必不可以不明故不恤以其身受  
此千鋒萬鏑耳一出春明如釋重負天空海濶  
雲行水流之氣象目擊道存行以自淑也不勝  
俛仰千古此心 壬戌十月初一日

答張蓬玄

春之季有談星者言輦轂之近八月間有伏尸  
流血之變然不在輦轂向謂是不必然之語置  
之不意武邑之變洵在輦轂之近也自非白臺  
精誠敏妙呼吸定之蔓延可言與夫報捷以冀

報之叙論功以其功之叙事理較然何疑何貳  
定亦未嘗有疑且貳于其間者至擄脅鹽盜並  
行嚴宥此念不如天之覆耶邇有二瑤爲灤之  
習爲妖者歛錢受其要約者每家每月人四文  
雖宮娃有之因以爲利近亦敗頗言其妖首好  
夜行從者如雲不藉燈燭而未有敢問之者邇  
俘獲所供者稱灤同稱歛錢同也訛聲蟻影寢  
及大江以南而除疾在本儻鄒滕餘孽不早撲  
滅如台臺之一了百了者人思爲亂家思避亂

消息正可憂耳十三山之民間盡為奴驅而東  
此耗果信榆關以東又失一障蔽矣關西萬事  
仰藉台臺之廢寢廢食中頃刹那而戢妖氛赴  
機甚捷操念甚慎養神甚閒然則台臺所以應  
天下者無不裕如也 壬戌十月初二日

又

神京去榆關咫尺耳此中每事皆衆輿之瓢與  
三人之虎道旁之築成與有幾畿南去神京咫  
尺鎮撫其地可無掣肘之虞特借台臺非以為

畿南爲神京也衛所軍可益其月餼而免其更  
戍乎燕趙故不乏伉儷子弟庶人在官者可入  
盡習兵否也益以團練鄉兵使人自爲戰異日  
者卽以勤王猶是矣密邇神京萬一有警須沉  
竈產蛙而民無變志則察吏安民較往時倍亟  
也無米之炊付之巧婦忠義所鼓無事不集况  
擔鉅剽芴應卒禦變茲畧素裕廟社式憑乎

戊十月初二日

答羅劔狝



方內多事邊腹無所不脊脊矣獨東南半壁孟  
覆耳顧大海環其東南貿易接濟奸宄孽芽其  
間不堪更有揚波之警設寨哨守地有分責又  
合銅山浯嶼南日小埕烽火而會爲哨又下合  
大成上合松門聯廣與浙而會爲哨常山魚麗  
傳之先民今不以故事應乎域內不足以了域  
內之事合域外乃了域內之事事蓋有固然者  
然此以防海也政有苛於海者曰墨吏知台臺  
按部而望風解印綬以去也

壬戌十月初二日

答潘潤寰。

往嘗告台臺以妖賊之隨地而是不必山以左  
之寇流潰四出始受其毒也而武邑果見告矣  
賴台臺與填撫同心聞警之夕徵兵四集疾於  
風雨不日蕩平卽台臺垂軫赤子不無玉石同  
燼之痛而於老師養旣戕殺日甚者相去不什  
伯乎畿南苦驛騷者積歲懸息安全獨倚循吏  
循吏悶悶淳淳噢咻此林林者於驚心淚眼之  
中其實意自在期會文告聲聞之外世任耳而

已耳知台臺能神遇之也

壬戌十月初七日

答錢昭自

弟嘗承莞庫之役大都與不必興之工市不必  
市之物以糜帑耳東事起卽又有必興之工必  
市之物以爲辭而工直出矣物賈出矣卒之未  
嘗興未嘗市也糜乃益甚總之舖商胥役與官  
之不肯者頭會攫取其中有執書生之見者借  
大司空之頭額跌磕以相抵仁兄所教大類此  
而念實眼明脚牢肩硬足以辦此無礙又共事

者相與以有成也。召買之路絕，若曹安得不踴  
踴側目耶？弟信仁兄既深，又微得廉帑之狀，且  
悉餉部之理，雲間時瞻然不滓也。故能信而不  
疑，不自知其舌之蹇短也。無奈京卿辜載，思乘  
間而攘缺者，寔急幾于不免。今磨涅似無所庸  
矣。始信人之根基實者之可以成事，可以息謗。

初

壬戌十月初九日

答丘太丘

天下莫佚於腹，而當其因應則反勞。莫患於實

有四應之勞而形視之若處佚莫德於無可奈何於四應而人亦遂佚而莫爲之所中州天下之腹而今日其四應之時也提掇郡邑守若今之精神戢其貪賑其弛而一齋於明作則中州猶可爲其腹亡恙其支體不至於大病天下所以仰應於中州中州所以仰賴於台臺也然則台臺之賜不獨在中州且以及中州所四應之地矣功德如何樞宰行邊豈不嘉其能任顧勞疆彘以乘障占中國之無人而急着已是末着

則後亦難繼台臺以其振中州之餘者振邊必  
有長策日拭目俟之也

壬戌十月十三日

答王述文

年兄發憤請劔愛年兄者謂大疏宜上卽不能  
幾轉圜之聽一旦黜其所素暱然其膽必碎其  
鬼必墮雖得禍而名高愛國家者謂大疏未宜  
上恐徒以忠肝啖虎失正人且失一領袖正人  
之人而開褫辱諫官之端手滑禍將大所以愛  
年兄者終不勝其愛國家而坐使忠蓋鬱而未

宣也。迺年兄此念必有以格九廟之靈者。天發神機爲之兆矣。榆關一線遂以勞樞宰大臣身任鎖鑰。固當不幾占中國無人乎黔之守不啻羅雀掘鼠之危。而遠在萬里痛癢不關黔去而滇而蜀而粵而楚皆有不可知之慮。羅雀掘鼠者危形痛癢不關者危道。則是不可知者固未始不可知也。宗伯去矣。司寇去矣。總憲副憲又將不安其位。枝搖本撥。莫可支撐。天下大勢行歸于中。璫而依艸附木之便。北人爲近。於是潮

之善謀者又依附其依艸附木之人而詭其依  
附之跡反若命令焉爲之綰絡于澗與北與中  
之間者則澗之人而官于京罷官于京所謂老  
馬之智也且又不自用而假齊以爲用緣總憲  
所目爲豺狼者會奏奉旨揭齊人以爲首二曰宣  
城之門人爲其師營出者甚熱而未遂於是宣  
城之桃李菜蕪之葭苧合爲一人而起而發大  
難之端矣總之冰山可靠百足不僵遂率國如  
狂盡出其醜行見異日者若輩竊節節之焰以



盡投清流于濁流而又悔夫大疏之止于今日  
而不以入告也不撲之星星而聽其燎原也言  
不櫻世之忌不足以見吾輩南銓以齋捧入南  
總憲行受事矣訪其人於顯用顯用謀諸弟弟  
不知南都之不賢者而能知南都之賢者兩人  
謂舉計事而悉聽之年兄與尋仲是打蛇之七  
寸也新谷萬涂陳劉諸公聞皆賢者臭味果近  
無靳盡言南考功何如當用何人急示數行弟  
札幸秘之恐爲不知已者詬詈也

壬戌十月廿  
四日

答董邃初

山左介南北兩都之間所謂天下之膏腴也而  
京邊所仰四百萬於東南者又恃此衣帶水爲  
命則又天下之咽喉矣地如此居要而屬於歲  
屬於遼屬於兵屬於妖人妖人幾不可嚮邇而  
小戢於台臺弭節之初先聲所留伏何如矣將  
以淨妖外以淨海知台臺談笑而奏此續有餘  
也 壬戌十月十八日

答傅元軒

海邦多幸獲借台臺台臺之熱腸之敏手之朝  
氣無事不可咄嗟辦叱馭所經傳舍不啻矣俛  
不得輒奮其力以救寧此一路爲愉快實庇宇  
下之人所以痛者仰抑瘡者仰搔瞻企繡黼之  
臨而不可以旦夕忍也溯西與江南四郡一塊  
土分履者故離而二之循澗而上叢山開路與  
徽信接海又聯閩粵爲一家而其駛不可卒防  
也庚申京口之米舶不入而蘇杭之間米賈騰  
涌有司不知情變饑民不能得食幾釀禍亂可

以知呼吸性命之相關矣其間血脈榮衛之通  
徹而無底滯胥倚台臺制固有深意存焉似不  
獨離政離政云爾也頗聞東省之妖傳變相染  
弭之于微而不動聲色爲上台臺在上知其下  
必有賢守令者象指而奏此績于期會簿習聞  
見之表也 壬戌十月十八日

答方孩未。

此身偶焉而銀緋偶焉而瓢笠當其銀緋也無  
以異於其瓢笠也偶焉而鼎亨偶焉而飢餓當

其鼎亨也無以異於其飢餓也無所不安穩不  
必其飢餓也瓢笠也而始安穩也邪正不可不  
辨是非不可不明而恩怨必不可以不忘苟恩  
怨之未忘縱得輿而駕爲所得爲是了恩怨也  
非以明是非而辨邪正也毫厘而千里矣方孩  
未之肝膽方孩未之才氣雖颺塵障目沸波滔  
天終埋沒不下倚仗吾兄於他日辦天下難辦  
之事寬假吾兄於今日讀天下未讀之書而恩  
怨營營銷此歲月恐吾兄所自認爲執持處適

兄之不安穩處也何也一瓢一笠境非不閒而  
偶一念至如冰與炭詩云悠哉悠哉輾轉反側  
斯之謂矣那得安穩耶然恩怨不可以強制須  
尋着真安穩處着落此身逍遙其中與化爲一  
則邪正自辨是非自明銀緋瓢笠鼎亨飢餓自  
然一視恩怨自忘事業自光矣何如何如少壯  
時苦以其精氣心血消耗于舉業仕路蹉跎反  
而知學又聰明衰減作而不赴老大傷悲千古  
同歎青年御史解組投閒天將以大任畀方孩

未也此日不再得矣弟知方孩未深故進竿頭  
一步兄廼訝弟之不相知耶朝端事不可知所  
號爲君子者徒一意以護小人而小人復一意  
以攻君子併其護小人之心亦不見諒于小人  
眷眷多事矣我黨中好以奇着自悞一悞於舊  
淮再悞於舊經又思三悞於舊淮耶徃歲論經  
畧時兄猶憶及弟言否也

壬戌十月廿二日

答賀立庵

遊瀋之急大司馬倚臺下如左右手夙夜在公

不皇休沐刑餘之餘習居間爲講張賴臺下持  
傳陞之側定案如鐵雖後有繼者終不能緣隙  
以鑽而斂其薑螫以去此其功不小鄒魯之墟  
血染妖氛口懸學禁矣天不棄魯諸生惠之教  
鐸巡課所經尼山泗水之間考三千七十所與  
俱之蹟今昔之感得無有穆焉而齋咨者乎矧  
夫以德帥之必有憬於誤而返其故者異日安  
定先生之弟子立朝所建白不問而可知也青  
州朱先生鴻謨在平孟先生秋聊城選先生中



立讀其書想其生平鄉往久之今亦有子姓彬  
彬膠序稱其家風者乎儻有不甚習於文者進  
而教之之法知必有不破一切之法而又不以  
一例繩者尤不肖之所願聞也

壬戌十月廿七日

答何福廬

世與其舖商胥班比而乘國家之急徵帑金以  
市物物實無一有徒自以其身與舖商胥班互  
爲市也迺王者見以爲經濟之學刻薦者亦復  
纍纍矣其他之與舖商胥班比而與不必興之

工市不必市之物者比比也年兄所知也弟非承濠工之役亦與厥庫之役不亦幾以耳爲目乎弟之知年兄亦以濠工與徃歲之與內璫迕也今不但不敢迕且拱手奉其命令如嚮矣出而治郡得守廉州誠哉廉守也卽去天萬里而遙精誠所至寧令珠沉合浦乎

壬戌十月廿七日

答高九二

舊經而議辟也豈至有權之者之逃逃經而議辟也猶可以有救於後廷當事者自謂用台臺

之言矣而言中之用未盡何以收封疆之效乎  
宜其酒泉張掖之間上原下隰六轡駘駘而靡  
及之懷猶念茲在茲也

壬戌十月廿七日

答陸濬源

程習仁允葩經義順作者之撰類萬物之情細  
心和氣而脫之于手與口也吾無所不啗適人  
無所不沁入也城濠之役瑣矣仁兄順將作之  
軌類萬物之情細心和氣而不煩于手與口也  
事無所不集人無所不啗適也私念天下事拂

情者睽同物者垢垢則失已睽則失人總無以  
體物而成務要在仁兄左之右之有之似之無  
不細心和氣盡已盡人而不煩于手與口也迺  
兵革之恐濡募之詳如牛之族雖庖丁之解亦  
不免四顧而躊躇夫其四顧而躊躇者正仁兄  
之細心和氣以體物成務而靡所不鬯適焉者  
也乃不棄其顛愚而媿媿及之何以仰副無窮  
之教思哉

壬戌十月廿八日

答薛對龍

不肖於羣譏衆訕中荷臺下管蒯之收其荷管  
蒯之收也而譏訕乃更甚不肖不敢以其譏訕  
之日甚也而以自貶臺下不以不肖之譏訕日  
甚一日也而遇不肖者有貶於其初銘旂鏤鬲  
所以出尋常過從之外也

壬戌十月廿九日

答何武菴

廣西撫院

其重粵以西而借台臺也有心者莫不缺缺焉  
謂腹心多疾翹才赤心之臣奈何不肘腋置之  
爲緩急圖而開府萬里之外自貴陽圍困我圍

孔棘滇蜀楚粵並在唇齒始知天之惠粵以西  
而借台臺也過許者鯁鯁於楚粵之間其本以  
自固其急復在外援調援絕則無黔而楚粵不  
得安調援急或反以內動而楚粵先不得安懼  
其調援之急也以內動爲詞則生疑端疑端生  
反若自之使動而楚粵反以不救黔故而不得  
安種種危形容嗟在口要不知台臺之在粵以  
西種種可恃以無恐也滇道不通蜀有奢氛之  
梗又將以粵爲東道王凡此皆以盤錯試利器

也 壬戌十月廿九日

與錢昭自

筦關津者閱時幾何而所條具稽覈綜理如入  
闔室而炳之燭如提委裘而挈其領安得令人  
無亟材之想也屯一歲之粟于榆關更儲一歲  
之粟于瀛津既可備急復無虞寇而徒有麋粟  
之兵未得統兵之將可奈何毛文龍以海外孤  
踪掣奴左臂而誰舉左足而先應者試觀慷慨  
而航麗者今何狀耶 藏密齋集卷之十五